

跨越四十年的聚会

成新平

1979年夏天，火一般的太阳持续烘烤着湘南大地，乡下人的日子过得安逸而沉闷。更令人沉闷的是，我们从衡东县霞流中学毕业后，三个班150多名同学闷头闷脑走出校园，从此各奔东西，一个个音讯全无，如同被阳光蒸发，彼此几乎没有任何联系。

早两天，在湘潭市教育局工作的同学许东华猛然将我拉进一个微信群，仔细一看——“霞流中学79届高中同学群”，字眼遥远而亲切，情感魂牵而梦绕，一下子激发了同学们参与的激情。一时间，群里的音频、视频、照片、留言如火山般爆发，大家聊天的热情丝毫不亚于外面炙热的阳光和空气。

流年似水，物是人非。四十年的风霜岁月磨灭不了对同学的印象与思念，我极力从同学的声音与照片中搜寻当年青春年少的影子。恰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，汤绍国还是那么风流倜傥，赵元生还是那样英俊潇洒，陈知生还是那么老实本分……四十年弹指一挥间，无论岁月如何打磨，从他们的外在规模和内在气质中，我仍可以一眼辨认出来。

微信群中的海量信息如潮水中涌来，同学们后来的身份和职业一一得到确认：赵元生、陈晓凤、赵国华同学通过复读后考上大学，首先被分配在家乡附近教书，后来先后应聘到广东惠州、东莞、中山等地，当上了“人类灵魂工程师”；王华生、成冬林、成运明、赵江生、马江水、武朝云、胡祝生、许麦林、谢水荣等把生意做到了东南沿海，淘到了改革开放后的“第一桶金”；罗敏、许冬华、佐国清、陈小芬等经过韧性挣扎，含泪拼搏，跻身于公务员队伍之中；陈玲明、龙正佳当上“兵哥哥”后考上了军校，成长为正团级干部。当然，这是同学当中为数不多的佼佼者，但绝大部分仍留在农村种田。赵翠华、阳麦英同学各自在家种了近百亩水稻，成了当地“新土豪”。这么热的天，他们还在顶着太阳抢插晚稻，我不由产生一种由衷的敬意。好在现在犁田、抢收使用的是“铁牛”，插早稻推广的是抛秧技术，创造了农家轻松种田的“新神话”，不然，“双抢”真够同学们受的了，我现在想起来还背皮发麻。留在农村的这批老同学，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，有的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，有的当选为村妇女主任，有的早已做了爷爷奶奶，正在为祖国培育“新花金”，有的居然还结成了夫妻，如刘庆平与杨晓莲、谢水荣与毛桂英、谭爱云与邹玉华……陈祝奇同学骄傲且神气地说：“我们晴天享受太阳的亲热，雨天享受雨水的沐浴，太有人生价值了！”

四十年来，几乎每个同学都有一段辛酸的往事、打拼的经历和奋斗的喜悦。同学们有的当了老板，富甲一方；有的成为业界翘楚，成就辉煌；有的至今仍在外打工，“只要干不死，就往死里干”，还保持着当年那种吃苦耐劳、埋头苦干的精神，头上写满艰辛、拼搏与奋斗……老班长王华生总结道：我们是少年历经贫寒、过早品尝生活艰辛的一代，也是依靠自身聪明才智、搭乘“政策快车”改变自己命运的一代。令我们倍感遗憾和痛心的是：马才云、易先文、成秋香、陈水华等几位同学英年早逝，不能进群与我们交流互动，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“获得感”。

微信群里不断滚动着新信息，胡爱莲同学提议到霞流街她的店子相聚，得到同学们的响应。

7月29日，霞流街赶集的日子，同学们相继从广州、长沙、株洲、衡阳、湘潭和霞流镇赶来，有的坐着高铁，有的开来小车，有的还带来了小孙。一见面，许多同学觉得对方是“变脸演员”，猜了半天也猜不出来。罗炎林同学竟然“一别四十年，见时两鬓衰，相见不相识，问从何处来？”风雨沧桑四十年，当年稚嫩且泛着青春光彩的脸落满



了岁月风霜。“时光容易催人老”，不少同学皱纹交织，两鬓斑白，步履沉重，行态苍老，都是年过半百的人了。见此情景，赵元生同学当场赋诗：“昔日同窗已皓首，今时相聚情依旧。岁月匆匆四十载，欢声笑语满霞流。谁道人无再少年，但看江河润九州。相互莫道桑榆晚，微霞满天不说休。”

同学们聚在一起，共同回忆过去那些真切切学习、平平凡凡劳动的往事，历历在目，仿佛回到了四十年前的中学时代，一个个感慨万端。那时，我们霞流公社连续办了两届高中班，长期的“半工半读”，乃至同学们在高考前“临阵磨枪”。结果，全校连中专生也没考上一个，老师们为“剃了光头”“打了赤脚”而感到“脸上无光”，而同学们却十分安然地回到农村种田。那时，我们吃的是“大锅饭”，出的是“集体工”，在“希望的田野”得到牛马般的磨练，在艰难困苦中寻找人生出路，在砥砺前行中探求人生理想，在屡败屡战中追求人生幸福。我们这些人要想脱离土地“跳龙门”，要么通过读书考上大学，才能“甩掉锄头把”；要么通过当兵，在部队考上军校，也可改变自己的命运；要么胎投得好，顶职进城当工人或干部。除此之外，无路可走，尽管如此，“跳农门”一直成为同学们的追求与梦想。

40年岁月嬗变，40年披荆斩棘，40年风雨兼程。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支付宝、网购、高铁、共享单车成了新中国的“新四大发明”，开小车、住别墅、玩手机、坐飞机不再是“春天般的童话”，同学们由以前“求温饱，图生存”到现在“求健康，图生态”，不再认为城市是人生最美好的归宿，也不再认为“吃国家粮”更值得骄傲。正如段东华同学所说：“当得不到时盼望得到，拥有时却觉得就那么回事。”当年，我“跳龙门”的兴奋和喜悦已经荡然无存。昔日“农转非”的苦旅已日渐演变为今日“非转农”的时尚，真是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呀，几十年的沧桑巨变，如今，城镇化正以势不可挡的脚步将不少城市与乡村融为一体，“端铁饭碗”与“端泥饭碗”并无多大区别。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，同学们都是蛮拼的，他们如“八仙飘海，各显神通”，奋斗的身影出现在北京、上海、广东、海南、福建、新疆、黑龙江等地，有的甚至在一个城市工作还浑然不知。身边的变化真快，当年，同学们各奔东西，没有手机，缺乏联系方式，如今，互联网不仅改变着中国，而且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习惯，微博、微信、网购正在挑战着我们身边的一切，颠覆着我们的生活方式。互联网互联互通，搭起了同学们跨越40年的联络平台，无论相距天南地北，都可即时通过微信视频聊天、发布信息，将同学们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，凝聚在一起。

这次聚会相隔四十年，同学们分外欣喜、兴奋和激动，忆往昔峥嵘岁月，大家纷纷感谢老学习委员许东华。许东华略有所思，充满深情地说：“这次跨越四十年的聚会，十分难得，你们不要感谢我，应该感谢祖国的繁荣昌盛，感谢共产党的英明伟大，感谢这个创造奇迹、产生奇迹、见证奇迹的新时代！”

尴尬的山村小学

马伟华

衡阳的夏天，总是来得迅猛火辣，脾气还很大。6月4日清早，感觉太阳公公都没有伸个懒腰，就迫不及待地炙烤着大地。志愿者分队约定去慰问一所特殊的小学。我按照部队养成的习惯，提前10分钟到达集合地点，但网络志愿者们却比我更早到了。他们都是年龄偏大的长者，但一个个精神状态很好，激情和快乐始终洋溢在脸上，感觉就是美好的一天。

沿着高德地图导航的路线，我们先走G322国道、X072县道，再穿过蜿蜒曲折的乡村水泥公路，38公里路程竟然用了将近两个小时。报社的摄影记者是个活地图，据说衡阳哪个旮旯都去采风过。他坐在副驾驶位置做向导，我们则可以安心地欣赏沿途的风景。爱心书店谭女士晕车厉害，中途休息了一次，两个烟瘾大的趁机下车，狠狠抽了几口，还相互庆祝一番，说幸好有个晕车的，不然要憋坏了。

茅市不是市，而是一个镇，之前叫茅洞桥，当地人还习惯这个叫法。湖南很多地方都这样取名，在衡南县似乎更甚，比如，茶市、冠市、柞市、疏市、洲市、相市，感觉蛮有意思，其实就是集市的意思。

茅洞桥深处的油麻小学，基础设施尚可，远远望去，国旗飘飘，两层小楼共有十来间教室，学校只有两个老师，6个四年级学生。城里的学校已经开始实施班级限额，而油麻小学的同学圈只有6个，但凡有一点办法的家庭，都把孩子送到十几公里外的镇上或更远的城里上学。留下来的6个孩子，家庭经济举步维艰，其中3个是建档的贫困户子女，另外3个也是各有各的难处。53岁的校长全昌敏，毕业于湖南师大，教书育人一辈子，面对连年骤减的学生，一脸无奈与无助。我试探着问他：“学校现在这种状况，您有什么想法？”他若有所思，抬头看着我，嘴角蹦出两个字：“尴尬！”是啊，尴尬的小学，尴尬的校长，尴尬的老师，尴尬的学生。

从前的油麻小学也是十分热闹的，十来个班好几百名学生。2015年，合格化学校验收后，各方面条件大有好转。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，学校生源却急剧减少。其实，油麻小学的教学质量一向不错，从这里出去的学生，有不少人考取了浙江大学、深圳大学、哈尔滨工大，北京科大等名校，近几年考上一本、二本的有30多个。毕业生中虽然没有大的名人，但也出了一个副厅级干部，还有高级工程师、财务总监之类。

今天，师生们格外高兴，20多人的志愿者分队来慰问，这在学校还是破天荒第一次。课间休息时，孩子们欢呼雀跃，整齐有序地坐到学校对面的村部会议室第一排，静静地期待着我们带来的惊喜。简单的捐赠仪式后，他们领到了崭新的书包和文具、精美的图书、益智玩具。爱心企业家、森云门窗董事长何经云还给学校捐款5000元。最后，我们把孩子们请上台，一起合唱了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

等歌曲。村里有一些妇女主动进来帮忙，就像村里谁家办喜事，摆摆桌椅，拉拉横幅，满脸都是喜气。

孩子们拿着书包、抱着玩具，兴高采烈地回到教室。我们随后一起去学校看了看。一楼操场有简单的体育设施，篮球架靠着厕所的墙放着。破旧的墙壁上，清晰可见调皮学生刻画的密密麻麻的痕迹，可以想象出学校的鼎盛时期。上到二楼，左转经过第一间码放旧课桌的教室，便到了孩子们上课的地方。6个学生的教室，显得格外空荡。“好好学习、天天向上”八个大字，依然是每个人心中熟悉的画面。挂在墙上的课程表，清晰地显示标准小学该有的课程，这里都没有落下。翻开作业本，清晰规范的铅笔字，勾起了我些许童年的回忆。摆在挨窗位置的地球仪，时刻提醒着孩子们，世界其实很大，远不止眼前贫瘠的土地、寂寥的村庄和破旧的校园。

随行的学区党建专干向我们介绍，学校也是有市场规律的，学校的生存主要由生源决定。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，教育资源逐步向城区汇聚，农村学生涌向城里读书，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。我问学生全广花，想不想去城里上学。她说这里挺好的，不想到外面去上学。她那童真的脸蛋上，始终充满着幸福而平静的微笑。

下课铃响，孩子们争先恐后跑到一楼，欢快又熟练地捣弄着各种体育器械，一个一个地玩过瘾。虽然是同村发小，但他们依然用标准的普通话呼喊、吆喝着、交流着。一眨眼功夫，6个人又换了地方，全都跑到村部门口的空地，做起了他们擅长的游戏。5人蹲着认真观察，一人站立并不时在圈内外跑动，有口号、有暗语、有胜负。反正我是看不懂，只觉得确实好玩，拿着手机给他们拍照、录制视频，看着一张张稚嫩的脸庞，心情分外舒畅。这样的童年，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啊！

临近中午，两位老师着手准备孩子们的饭菜。安排学生自习后，全振平老师烧火，全昌敏校长负责炒菜，分工合作完成三个菜：辣椒炒肉、素炒黄瓜和咸鸭蛋。细问得知，孩子们的早餐也是在学校吃的。原来，两名老师不但管教学，还要管生活。厨房是老式破旧的，用土砖堆砌而成的灶台上，静静地放着三口大铁锅，隐约诉说着学校曾经的规模与人气。另外两口铁锅已是锈迹斑斑，显然是多年没有动过，估计以后也很难发挥作用了。就餐时间到了，师生8人同坐一桌，彬彬有礼，其乐融融。

随行的记者需要拍摄一组师生就餐时的场景，我们返程的时间有点晚了。纯公益性质的活动，总是可以净化心灵，升华感情和境界，至少可以暂时忘却自身的烦恼。整车人一路上有说有笑，相互交流感受心得，气氛轻松活跃。细心的人时不时插话，表扬一下某某某说得对、做得对，恨不得把闪光点都挖掘出来，都想为今天的活动划一个圆满的句号。